

探求集

范道桂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允祺

封面设计：沐正戈

探 求 集

范道桂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省新闻图片社印刷所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75 字数：200千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184·171 定价：1.50元

序

人类文学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来源于文艺创作的实践活动，又反过来给文艺创作以积极影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包括文艺理论在内，归根到底，受社会经济性质的制约。正确的、革命的文艺主张，能科学地揭示文艺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指出文艺对人类进步的特殊功用，可以推动一个历史时期文艺运动的发展，召唤一代先进的作家艺术家集合到自己的理论旗帜之下，鼓舞和指引他们继承前人的优秀文艺遗产，按照艺术的特点规律，反映历史变革的实际，描绘人民的英雄业绩，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相反，某种反动的或错误的文艺观点和理论，若形成主宰一时的文艺思潮，影响所及，也可以对一个民族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运动起到消极破坏作用，阻碍历史文化的发展。如果这种理论再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为害便更烈了。“四人帮”喻的“三字经”和“全面专政论”，以及他们推行这些“理论”的专制主义手段，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适应事物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促进文艺攀登我们时代的高峰，我们更需要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只有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原理和基本方法，才能正确地总结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加以推广；才能及时探讨和回答文艺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批判地汲取外国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丰富无产阶级的理论宝库；才能帮助读者提高鉴赏能力，培养读者高尚的审美情趣，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文艺思想的侵蚀和影响，保证我国文学艺术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近几年来，有不少文艺评论家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文艺界的探讨精神十分强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同时也勿庸讳言，在有些文艺评论中，那种对作家和作品“骂杀”和“捧杀”的做法并未绝迹；有的是“入股式”不关痛痒的应景文章；有的堆砌新的名词，搬用新的概念，所谈问题似是而非，使人感到不如所云；有的妄自尊大，数典忘祖，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一概否定，说得一无是处；有的在对文艺研究领域“进行反思”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也当作“左”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在文艺战线思想空前活跃的情况下，出现上述的现象并不奇怪。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某些文艺观点和理论主张，在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中引起的混乱和产生的消极作用。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否则会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同时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言论，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因此，联系文艺战线当前的思想实际和创作状况，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开展多层次的理论研究，在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在活跃的学术空气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正是历史赋予我国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文艺评论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依我看来，凡是意识到这个历史任务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当前文艺战线的理论探讨和作品评论的同志，哪怕他仅有一得之见，哪怕他的见解还有可商榷之处，也是难能可贵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我读到云南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文艺评论集《探求集》时，就自然产生一种喜悦的心情，觉得这样的书是读者需要的，它的出版是值得欢迎的。

《探求集》是范道桂同志近年来所写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文章的综合性集子。读过收入《探求集》中的文艺评论，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求集》的作者积极参与文艺领域拨乱反正，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一直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文艺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越时也不媚俗；他一直热情地欢呼我省各个民族文艺新人新事的出世，对一些新人新事及时地作了评价。《探求集》的作者一直在不断地探求文学艺术应如何才能深刻地反映当前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求文艺如何才能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塑造出丰满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探求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各民族的青年作者提高分析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作品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在探求兄弟民族作者如何才

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些问题的探求，对繁荣文艺创作和开展文艺评论无疑是需要的，有益的。《探求集》的另一个特点是文风朴素，文字流畅，剖析问题条理清楚，观点鲜明，不虚张声势，也不能晦含混。此外，《探求集》的作者在对文艺作品进行评论时，总是力求从文艺形象分析入手，将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进行，最后才得出自己的评价。当然，对作品的分析是否都准确细致，评价是否都很公允，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作者本人也从从不认为他的评价就是判决书，所以才把集子定名为《探求集》。我们既需要尊重一家之言，也需要实行百家争鸣，在争鸣中探求客观真理，接近客观真理。也只有在不断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中，才可能产生突出的理论贡献，攀登新的理论高峰。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我想这个要求对文艺工作者也绝不例外。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也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联系我们文艺战线的理论状况和创作状况，使我们更加体会到邓小平同志所提的要求非常及时，更加感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由《探求集》的出版，引出上面一些话来，其目的是为了与《探求集》的作者和文艺界的同志共勉。让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

文艺评论，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兴旺发达团结奋斗吧！

李 鉴 尧

目 录

- 1 序
- 1 学习马列 学习社会
- 10 发展美学的历史的批评
- 34 X 艺作品概念化原因初探
- 46 试谈边陲民族特色
- 55 深刻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 82 关于民族文学创作的通信
- 93 正确对待文艺批评
- 98 杨苏短篇小说风格初探
- 115 在新的探索道路上
- 141 生命力和战斗力
- 149 民族文学的报春花
- 155 生活的色彩和作家的审美视角

170	重评电影文学剧本《景颇姑娘》
177	云南民族戏剧三十五年
194	戏苗要努力反映现代生活
205	深刻反映现实生活 努力写好人物形象
221	危机感与观众学
236	反映农村新貌 歌颂农村新人
249	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现代戏创作与政策的关系
262	边疆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历史画卷
274	民族团结的颂歌
282	民族古剧发新声
1	后记

学习马列 学习社会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党中央为了在思想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重要报告。《讲话》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正确地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尽管现在看来，《讲话》的个别提法有不完善之处，但他的根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因而《讲话》仍然是指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胜利前进的灯塔。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号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这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我们文艺队伍的一部分同志中，滋长了一种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有的青年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感兴趣，认为这会“束缚”创作思想，企图“突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去从资产阶级的

武库里寻找“个性解放”、“表现自我”、“人性论”、“人道主义”等所谓“新的美学原则”。这些同志既不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也不了解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产生、发展和日趋没落的历史，盲目地轻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盲目地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如果说这些同志主要还是由于年轻幼稚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话，那么，有些曾经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老同志，他们曾经引经据典地论证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而近年来却又在那里引经据典地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某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是造成近年来文艺创作中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作家的立场、观点、感情问题；人性、人情的问题；动机与效果的问题等。这些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就明确解决了的问题，但是，现在又扯起皮来了。可见，我们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对马列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没有认真学习，或者虽然学习过了，没有牢固掌握，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产生怀疑和动摇，缺乏理论上的坚定性。因此，对我们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说，继续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当然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尤其是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学习和掌握，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奋斗。作家要做人民的代言人，就要努力反映新时期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精神面貌，反映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热情，他们新的要求、愿望和理想，新的品质和道德风尚，才能为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就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才能正确地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真正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否则，就不能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甚至会歪曲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理所当然的抵制和批评。这并不是什么深奥莫测的道理，而是最基本的常识和明显的事实。但是，有的同志却往往容易在这些常识问题上产生糊涂思想，就不能不在创作实践和实际生活中碰壁。结果又反过埋怨马列主义“束缚”了他的创作“天才”，“破坏”了他的“灵感”，这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说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叫我们在文艺创作中去写哲学讲义，图解政治概念，而是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生活，分析生活，选取素材，提炼主题，并遵照文艺创作的规律和特点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由于它对生活的容量不同，他反映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不一样，因而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诗歌不同于小说，小说不同于戏剧，戏剧不同于电影。毫无疑问，文艺创作必须遵循各自不同的规律。在遵循这些规律的前提下，每个作者都有施展自己创作才能的自由和广阔的天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束缚”这种自由，而且提倡这种自由。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么？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

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象电影《苦恋》那样的创作情绪，象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那样的创作情绪，象小说《黑玫瑰》、《醉入花丛》那样的创作情绪，难道不应该“破坏”吗？不“破坏”这样的创作情绪，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就有变质的危险。

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还有一个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

有两种学习态度是我们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持这种态度，就是只会背诵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词句，不去运用马列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现状和文艺现状，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生搬硬套，贴标签。结果是表而上拥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把马列主义庸俗化甚至禁锢起来，当作万古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是反马列主义的。用这种“马列主义”去指导创作，势必“束缚”健康的、生动活泼的创作思想，使文艺创作变成政治的传声筒，造成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用这种“马列主义”去指导文艺批评，就会产生只对作品作政治评论，不作艺术分析的政论文章，造成棍子、帽子满天飞，不是将作者“骂杀”，就是“捧杀”。另一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持这种态度，就是对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导章摘句，不是从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原作原意出发，不是从整体上去把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看风使舵，为我所用，怎么有利怎么解释。这种实用主义在“四害”横行时期曾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每年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篇累牍地发表纪念文章，充塞了报刊杂志，把纪念活动变成一种搞权术、搞阴谋的运动。这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曾经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文艺生活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们应当认真吸取教训。

正确的态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并且被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态度方法。持这种态度，就是不仅要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原著，从整体上去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熟悉和掌握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而且要努力学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社会，观察文艺现象，指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革命实践的产物，也必然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文艺工作者要真正熟悉和掌握马列主义，也只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文艺创作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习和领会，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这就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结合起来，才能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中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他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社会是作家的学校，它的内容是极其广泛而又丰富多彩的。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只有以社会为工厂，去广泛采集生活的花粉，才能酿出又香又甜的蜜。但是近年

来，在我们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中，却存在着比较严重地脱离生活的倾向，特别是有些初学创作的青年同志，他们没有下苦功夫去深入生活，而又急于发表作品，急于成名，想一炮打响，便去赶浪头，看见别人写了一篇作品受到欢迎，便照此办理。但是又不熟悉自己所描写的对象，只有向壁虚构，编故事。也有些同志主张“熟悉什么写什么”，这话乍听有道理，作家当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仔细一想，这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作家应该反映什么样的熟悉生活？作家原来不熟悉，但党和人民需要作家去熟悉和反映，作家应该怎么办？我们说，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有自己的自由；我们提倡题材、体裁、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个革命的作家，他的基本出发点，首先是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对人民更有益。因此，他就不能对生活作所谓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反映，必然有所选择。而且必然渗透着自己强烈的爱与憎的感情。这样，即使他非常熟悉生活中的某一题材，但这一题材却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也不会去反映。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题材无禁区，作家有立场。反之，某一题材能反映我们人民群众奋发向上的新的精神面貌，能鼓舞人民群众向四化进军，即使作家原来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也会想办法去熟悉它，努力反映它。所以，“熟悉什么写什么”的主张，必然导致否定文艺工作者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否定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必要性。而实际上，近年来“暴露”阴暗，描写“伤痕”的作品过多，歌颂新时期的新生活的作品太少，是与这一口号有直接和间接联系的。这也是近年来我们的

文艺创作（包括戏剧创作）距离现实生活较远，缺乏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应当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书斋里或狭小的圈子里，也不要停留在对过去所熟悉的某些方面上。要努力研究分析新时期各种人物的关系、心理，特别是要努力投身到“四化”建设的生活洪流中去，去和工人、农民、解放军、科研工作者、商业工作者、教师、学生交朋友，熟悉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要求，理想，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努力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当然，深入生活要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可以走马看花，也可以下马看花。但是，年青力壮的作家，应当尽可能长期蹲点，建立生活基地。在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上，当年延安的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有两条很好的经验。第一，打破作客的观念。不要抱着收集材料的态度下去，而要抱着工作的态度下去，真正参加实际的斗争，最好是担任一定的职务。真实的生动的素材不是靠听汇报，看材料而收集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和工人、农民、解放军、科研工作者一起生活、战斗，感情上打成一片，交上了朋友后才能体验到的。不要抱着暂时的工作态度下去，而要抱着长期的工作态度下去。要长期工作，不要长期作客。第二，要放下文化人的资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放下作家的架子）。要和他们共同生活战斗，同呼吸，共命运，爱其所爱，恨其所恨，不要采取旁观的冷漠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

观，正确地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做到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的统一，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这两条经验，也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取得了显著成绩的知名作家（如赵树理、柳青等）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正是因为他们坚定不移地按照《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去做了，所以才获得了创作上的丰硕成果。

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除了要学习马列和学习社会外，还要认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专业知识，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并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历史知识、文艺专业知识，不仅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加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坚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提高写作技巧。毛泽东同志是一贯主张认真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和外国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而且他自己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说：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只要我们的目的明确，方法得当，我们的知识而越广泛越深入越好。如果我们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和现代革命史，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不致因我们的社会制度中还存在着某些缺陷，党内存在一些不正之风而产生